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十三、戲群賊 癩和尚赤手剪兇頑

這伙賊黨乃三凶兩怪約來，與蘇、李二賊不是一起，天水刀客野馬張三不聽豹尾鞭花蟬的勸。往探張家虛實，先與樊茵相遇，知道許多機宜，在旁觀戰。萬英之妻乃昔年黑衣女俠明月光雙劍夏南鶯的愛徒夜遊仙杜霜虹，也是女扮男裝，萬里尋夫，由南疆野人山中輾轉尋來，但未露面。等萬英由新集趕去，敵我雙方業已停手，只遇見沈氏夫婦，互談經過，問知愛妻杜霜虹同情那伙刀客，又在途中遇一好友，約在刀客那裡相見，業已當先起身趕去。萬英夫妻情厚，一聽愛妻先期趕回，好生高興，知這兩位女俠連妹子萬芳雖然都是半百以上的人，但因骨肉至交，兄弟姊妹又是配成三對，多年夫妻恩愛，又都生得年輕，最長的看去不過三十左右，連妹子三姊妹都是童心未退，看這形勢，分明故意閃避引逗，又好氣又好笑，急於往見，便借了樊茵的小花雲豹匆匆追去，以致姜、萬等三人一個也未見到。

姜、萬三人正談說間，忽聽途中所遇刀客趕來報信，說三凶兩怪本是自成一隊，專尋張家強討惡要，勒索重金，如不遂意便要下手搶劫，殺人放火。因有老賊蘇五從中勸解，雙方還未破臉，在未講好價錢以前，除派去的一賊外，照例不受主人款待，本意去往新集住店，老賊蘇五詭計多端，意欲借刀殺人，以毒攻毒，故意用話激將，使這起賊黨往玉泉崖頂洞居住。

初意並沒想到當日便有對頭要往下面崖洞尋來，只想鐵笛子和姜、萬二人天晴之後必往玉泉崖走動，或在當地下棋飲酒，吹那鐵笛。如發現賊黨在彼，便不誤認有意尋他作對，照三凶兩怪為人也必不肯放過。這伙賊黨享受已慣，蘇賊話雖激將，口氣含糊，並未明說何人在彼，先還心意不定，已快走到中途，不料所約賊黨中有兩人受了蘇賊暗中囑咐，令代誘激，深知老賊兇險，不敢不聽，拿話一激，臨時改道。

那老怪物和這幾面的人多半相識，對於三凶兩怪也非有心袒護，只為後來這起賊黨內有兩個剛出道的少年，乃他故人之於，自家本性又極古怪，想保全這兩個小賊，但又不肯明言，打算叫這兩人嘗點味道，知難而退，這才出面勸阻，訂約比鬥。

群賊對他自是恭維到了極點，無意之中上來恰又成了一路，後見二賊激將，想引群賊往玉泉崖上去住，知是蘇賊詭計，當時叫破。二賊惟恐兩面不討好，答話甚是尖酸，群賊越發激怒，非去不可，小賊更是口發狂言，老怪物當時大怒而去。

姜、萬等三人聞言一算時刻，萬山夫婦必已早到玉泉崖，非與這伙賊黨撞上不可，想起王老漢父子全家好心好意，如何累他受害，深悔來時未照鐵笛子所說，先往玉泉崖去，方有此事發生。

如今沈、萬諸俠一個也未尋見，先前想往附近訪友，準備約了那人同往張家，先給蘇賊一個厲害，也未如願，萬山夫妻反有危險，不禁情急起來，忙告柳六，將五刀客喊來一個匆匆問了幾句，便即告辭起身。因中途翻山，由這面去要近得多，也未再走張莊前面的山口回路，出門便即飛馳，往華家嶺玉泉崖趕去。

本來相隔時久，群賊動身在前，追趕不上，仗著旺子從小孤苦，流浪遠近村落之中，華家嶺這幾條山路極熟，大雨之後哪一條路好走，有無山洪泥濘，也都知道，能夠抄近，三人又是極輕快的腳步，不消多時便離玉泉崖不遠。因下面山溝中水深過膝，正由半山坡上取路往前繞去，途中留意，一個賊黨影子也未發現，均疑賊已早到，萬山夫婦非吃大虧不可，心中愁急。

旺子想起老漢全家恩義，更是悲憤，恨不能插翅飛去，由新集這面趕往玉泉崖，與山口那條路又是三角斜對，途中均是山崖險徑，除卻亂山便是樹林，就在平日也難得遇到一個採樵的人，大雨之後到處水泥雜沓，山洪阻路，更不會有人跡，人也無法往來，無法探詢前面消息。如其趕往王家酒鋪，更繞不少的路，均恐萬山夫婦遇害，情急萬分，走得更快。

萬芳也說：「他夫婦休說遇害，只要稍微受傷，不把這些賊黨當時除去我不是人。」

及至趕離玉泉崖將近，登高遙望，前面崖上下靜蕩蕩的，崖下水勢甚深，各處順山溝湧來的雨水萬流歸壑，宛如大小數十百條銀蛇，亂閃亂竄齊往壑中急馳，傾瀉下去，水聲轟轟，震撼空山，到處都是飛瀑流泉，比起來路所見還要雄壯得多。

原有那條玉泉瀑布也比平日長大了好幾倍，滿崖上下都是虹飛電掣，玉龍飛舞，珠噴雪灑，氣象萬千，稍微眼睛一花，彷彿整座玉泉崖都要隨流湧去，頓成奇觀，好看已極，人卻始終不見一個。

姜飛見崖下水勢猛急，好些地方為了水面太寬，對面沒有落腳之處，就是武功真好的人也難隨意飛渡，估計賊黨雖然早走了個多時辰，但聽旺子說，初來的人決不致這樣抄近走法，腳底又快，算他先到，也不過頓飯光景，萬山夫婦都有家傳武功，女的本領更高，就算賊黨人多，不是敵手，也不應毫無動靜。

何況一路都在登高遙望，路才走了三分之二，玉泉崖頂業已在望，非但未見雙方拼鬥，人影皆無，於理不合。再往不好的想，萬山夫婦如已遇害，賊黨不問去留，走哪條路也應看見，怎會一直望到底始終不見一人？看神氣，也許群賊見崖下雨水太多，往來不便，平日享受又好，崖洞之中空無所有，雖有張家供應，往返不便。

賊黨多喜女色，山居寂寞荒涼，自非所願，多半匆匆趕來，看了一眼便自走去，因見歸途難走，蘇五老賊老想就勢拉攏，使雙方合流，代張家求情，專和自己這面作對，本來暗中托得有人，就勢一勸，於是改走山口，甚而回到張家都不一定，萬山夫婦不曾遇上，才會這樣清靜。

萬芳笑答：「這班窮凶極惡之徒對於我們早就咬牙切齒，心中痛恨，明知玉泉崖乃大師兄閒時吹笛下棋、與良友飲酒談心之地，又知他有一副金棋子，乃平日積蓄，準備防荒救災，事起倉猝，救濟難民之用，每次用完照例隨時設法將它補上，雖然時多時少，也值不少銀子。」

「這類沉重之物，大師兄平日孤身一人往來江湖，遍地親人，到處為家，最怕累贅，決不會帶在身旁。照旺子昨日初遇蘇、李二賊時所見情景，分明是想看相這幾百兩黃金，因尋不到，料被大師兄取走，心疑人已先來，才會那等說法。賊黨不來也罷，既已到此，哪有不往崖上窺探查看之理，這深雨水，常人自難飛渡，如何擋得住他們。」

「我由來路這面遠望，彷彿水寬崖險，難於縱過，走近一看，中間還有落腳之處，並非難事。三凶兩怪全會水性，以我猜想，非但崖頂上賊黨業已去過，連崖下隱藏的石洞均被發現都在意中，如何說得這等輕鬆？此地我未來過，聽大師兄說，今夜所居崖洞隱在壑旁石崖之下，內裡甚是寬大，沿途不見人影，就許賊黨和我們一樣，抄了近路當先趕來，萬山夫婦已被擒住，正在崖洞之中拷問，受苦受難呢。」

一句話把二人提醒，都著了急。二人也趕到崖對面石坡之上，中間隔著一片水窪匆匆躍了過去。

旺子當頭領路，早將兵刃取出，萬芳見他情急，又恐搶前遇敵，受了暗算，一看那崖形勢，憑自己的輕功並不難上，方在低喝：「旺子不可大意，由我在前，你只說出地方，緊防敵人居高臨下暗放冷箭，吃他暗虧。」

邊說邊往前縱。剛搶到崖腳，下半本是一片坡地，再上兩三丈變成峭壁，雖比另一面還要險峻，一則先易後難，不必到頂便可望見上面敵人動作，又可借著地形隱避，偷偷掩上。

萬、姜二人早和旺子商定，問好形勢，到時雖然時近黃昏，天色已轉清明，崖是石質，無什草木，水已流盡，輕功稍好便可隨意上下。萬芳剛搶往前面，把如意鎖心輪打開，忽聽崖那面有了響動，旺子便要繞將過去。

姜飛忙把他拉住，低喝：「你怎如此冒失，賊黨明用誘敵之計，此去正好上當，快跟萬師叔搶到上面，我在這裡斷後，相機行事，以防你受賊黨誤傷。」

話未說完，萬芳已帶旺子悄悄往上趕去。還未到崖頂，忽聽隔崖臨壑一面有人急呼：「是二位師叔麼？請由下面過來，崖頂無人，不要再上去了。」

說時姜飛已先趕過，二人也同趕到離崖頂不遠的危崖角上，聞言聽出萬山口音，心中驚喜。

正要轉身，猛瞥見一條人影在斜對面山坡樹林之中閃了兩閃，看去像個矮胖子，頭戴一頂斗笠，似非本人所有，又寬又大，扣在頭上，面目全被遮住，又是居高臨下，中間隔著一大片水，沿途都是山石林木掩蔽，沒有看清。

只覺那人裝束奇特，穿著一件寬袍大袖，像僧衣不像僧衣的粗葛衫，短只齊膝，下面赤腳，穿著一雙草鞋，背後似有一團白影子，密林陰暗，略現即隱，俯視姜飛聞得萬山呼聲，已沿著崖腳石坡陡峻之地飛馳繞去。

那人身法絕快，也似不曾看見自己，急切間不知是敵是友，料知追趕不上，又不知萬山吉凶，隔著後山崖這大一片地方，怎會知道自己前來，為何不來相見，一味急喊，心疑有什麼急事，也未縱下，見側面有一天然厭徑，雖然險滑，旺子還能走過，忙同趕去，到後一看。

果是萬山，身上衣服雖破了兩片，人卻滿面喜容，立在壑旁，正朝姜飛揮手急喊：「師叔快來！」一面連向壑旁腳底張望，神情甚是緊張。

三人已相繼趕過，未容問答，便聽壑底女子呼叱之聲，正是萬山之妻葵花針唐文燕在下面洞中喝罵。

萬山見三人業已趕到，不顧多說，當先便往壑岸崖洞中翻落，口中喝罵：「狗賊鼠輩找死，可知武當山臥眉峰姜、萬二位師叔都來了麼？」

三人見萬山週身泥污狼藉，人已縱落，隱聞撲鬥之聲由崖洞中往上傳來，料知下面洞中已有賊黨被擒，或是被圍在內，萬山夫婦在彼防守，想是賊黨乘隙欲逃，和王妻拼鬥起來，方才來賊甚多，憑他夫妻本領決非敵手，分明另有異人相助才得成功，只不知三凶兩怪是否全數落網。

當時驚喜交集，不顧崖口水草泥污，姜飛在前，剛剛往下翻落，想往洞口淺岸之上縱下，目光到處，猛瞥見一個短小精悍的賊黨由洞中衝出，看那意思是想援著崖旁山藤往上逃走，無奈下面崖勢內凹，近頂一段乍看是片上突下縮的峭壁，共只洞前兩尺來寬一條淺崖，不是事前知道，只當是片藤蔓叢生的崖壁，決看不出內裡藏有一座山洞。

那賊正是三凶中的大兇惡狗星張洪泰，被擒時自己受傷，仗著凶狡詭詐，假裝傷重，毫不抗拒，等對頭強敵一走，便打主意，暗用縮骨法，剛把手上綁繩褪掉，悄悄解去死結，乘著另一同黨和萬山夫婦相對爭吵喝罵之際，本來就想冷不防將餘下綁繩棄掉，乘隙逃走。

但因萬山夫婦也是能手，一開頭就奉有異人暗示，防守甚緊，兵刃暗器全未離手，人都把住洞口，無一離開。同黨雖有六個，俱都被擒，綁了一個結實，內有兩個還受有重傷，轉動皆難，正在破口大罵，表示好漢，一面激怒敵人，以求速死，以免少時人來現眼，並想自己人抽空逃脫。

不料這兩個敵人心明眼亮，只管相對喝罵，人卻不離原處。心正發急，剛把褲腿插的一把小快刀偷偷握在手裡，借著傷重不能起立，橫臥洞角，暗中準備。

忽聽方才強敵去而復轉，探頭往下發話，大意是說，姜、萬二人同一幼童就要趕到。這些惡賊雖極厲害，均是初來，有一凶一怪均會縮骨法，但是平日酒色荒淫，功夫沒練到家，還受有傷，怎麼也逃走不脫，只管放心，崖頂空無一人，四面大水，我現在不願先見他們，又有要事去往赴約，必須離開，防你姜師叔他們誤會賊黨不曾來此卻是討厭。

你兩夫婦可分出一人去引他們來此，照我所說處置，除那兩個極惡窮凶的一凶一怪之外，下餘四賊只要乖乖服輸，從此洗心革面，由你姜師叔破去他的氣功，便可暫時饒他狗命等語。話剛說完，萬山似因責任重大，萬一強敵走後，六賊掙斷綁索群起反抗抵抗敵不住，想請來人等上一會，人來再走，急喊了幾聲。

上面來人先罵萬山這大個子，沒有出息，看守幾個現成綁好的狗賊都不放心。萬山聽出對方非走不可，一時情急，以為此人如在上面便不怕被擒的賊黨逃走，匆匆和女的囑咐了兩句，人便縱將上去。

賊黨先聽二人爭論，說不幾句強敵便自走去，隨聽萬山喊人，好似姜、萬二人業已趕到。張洪泰暗忖，這兩個對頭多年仇敵，如被尋來休想活命。一時情急，便朝對面那兩個受重傷的同黨暗中示意，令其故意掙扎，王妻唐文燕得知六賊無一善良，自己孤身一人決看守他不住。正在持刀喝罵，一面拿著葵花針，準備賊黨一逃立時下手。

張賊見她心神已分，目光專注對面，悄沒聲先用手中尖刀把鄰近一賊的綁索割斷，那賊乃是青海有名大盜多寶蜈蚣韓素，天性兇暴，第一次吃此大虧，心中恨毒，怒髮如狂，幾次想要喝罵掙扎，均被張賊示意止住，跌坐地上，暗中卻在用力掙扎，準備冷不防掙斷綁索，縱起逃走，或與敵人拼個死活。二賊相隔又近，經此一來脫綁而起。

事有湊巧，對面一賊受傷雖重，生來力大，性如烈火，被擒時受氣最多，又因綁索用完，臨時取了一些山藤將他綁上。這類山藤雖極堅韌，綁得又緊，不易掙斷，但那賊狡猾，仗著會點氣功，先把氣繃住。

萬山夫婦綁時稍一疏忽，見那賊傷重，不曾在意，自從被擒一直領頭咒罵，本就打著拼命主意，一見張賊和另一同黨連使眼色，一個已將雙手解脫，拔出尖刀，又聽上面雙方問答之聲越來越近，自覺時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如其拼舍一命，也須死中求活，還有一線生機，否則，這兩個強仇大敵一到，照自己平日所行所為，一個也休想活命。念頭一轉，頓犯凶野之性，一聲怒吼，先將背上綁索掙脫，連腳底綁藤均未及去掉，冷不防就地縱起，猛伸雙手連人朝前撲去。

唐文燕雖是將門之女，娘婆二家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因是洗手多年不曾應敵，方才動手又深知這六賊的厲害，料定一賊暴起，餘賊也必同時蠢動，心中一慌，一面喝罵，急喊「萬山快來」，左手葵花針剛剛發出，準備橫刀斫去。不料來賊有名的冲天炮，向不怕死，來勢又猛又急，就將他一刀殺死，或是斫翻在地，人也必要閃開，否則必被撲中，鬧上一身鮮血。

這還不說，最厲害是左壁二賊也在暴動，惡狗星張洪泰更是陰險狡詐，先令受重傷的賊喝罵拼命，吸住敵人目光，再尋上一個替死鬼代將綁索割斷，激令出手，又是一個性暴的惡賊，剛一脫身，便隨對面同黨左右夾攻。

幸而萬山聽出情勢緊急，縱將下來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二賊同向乃妻夾攻，雖是一雙空手，來勢只更猛惡，當頭一賊面上業已中了兩枝葵花針，竟毫不畏懼，縱時反將腿上綁藤掙脫，帶著一身的傷，惡狠狠迎面撲來，心中一驚，忙即上前。正待夫妻二人各敵一面，張賊支使別人暴起拼命，他卻假裝傷重，旁觀不動。

等到萬山夫妻一對一由洞口打到當中，下餘三賊除兩怪中的鴛鴦眼鑽天鷄子尤衝受傷太重，軟筋被別人毀掉，實在無法脫身而外，下餘兩賊見此情景也都乘機掙扎，想用全力脫綁而起，內中一個已將手上綁索脫去，並還順手搶到一柄鋼刀，洞中當時一陣大亂。

張賊早就聽出上面有人要來，本還存有戒心，不敢妄動，見狀大喜，上面的人又無動靜，最厲害的強敵業已走去，以為天賜良機，更不怠慢，立時乘隙衝將出去，因被擒時早就看好形勢，正想援著藤蔓翻上崖頂，姜飛恰由上面輕悄悄趕縱下來。一見有賊衝出，看去眼熟，料是三凶兩怪之一，更不怠慢，本意就勢一脚踢翻，不料旺子性急，竟由另一面翻將下來，瞥見有賊逃出，揚手就是一鋼丸。

不料張賊手疾眼快，武功甚高，旺子人還不曾縱落，先在崖上探頭，喝罵「有賊」！剛一揚手便被接去。正待回擊，一面援藤搶上，猛聽頭上風生，一條人影當頭飛落，心裡一慌，就勢把那個鋼丸改朝姜飛打去，業已無及，先是接連三粒鋼丸連珠打到，肩臂等處傷已不輕，最厲害是未了一下竟打中在先前被人打傷的背肋骨上，傷上加傷，竟將那根肋骨打斷，奇痛攻心。

剛怒吼得一聲，錚的一響眼前一暗，左肩窩又受了一下猛擊，穿皮透肉，深嵌入骨，便是鐵人也禁不住。本就無法活命，再吃姜飛凌空當頭一腳，那崖又淺，一聲慘嗥，就這一眨眼的當兒，連受重創又吃姜飛用鎖心輪把鋼丸反擊回來，剛挨了一下重的，同時再吃了一腳，當時翻身仰跌，直落壑底。

洞中五賊就這先後幾句話的功夫，已有四賊同時脫身縱起。當頭一個本來受傷甚重，再一空手拼命，吃唐文燕連打中了兩莖花針，還不知進退，反更情急暴跳，仗著一身硬功，妄想空手奪刀，與敵拼命。文燕看出來勢猛惡，人怕拼命，一面側身縱避，右手揮刀，左手接連又是三枝葵花針，全釘在那賊臉上，竟將左眼打瞎，奇痛攻心，暴怒慌亂中微一疏神，文燕看出那賊太凶，不敢再用刀背，乘其手忙腳亂之際，用力一刀將腿斬斷，就勢一腳踢翻在地。

還有三賊相繼發難，一個也是空手，到底吃虧，萬山又非弱者，接連幾刀，剛將那賊逼往中心，另二賊同時暴起，一個搶了一把鋼刀，一個身邊暗器甚多，被擒時有一串月牙金錢毒刀纏在腰間，未被收去，乘機取出亂打，三賊武功都比他夫婦高，眼看危急，賊黨金錢刀剛一揚手，化為兩蓬寒光，分朝二人打去。忽聽錚、錚、錚、錚一串響聲過處，緊跟著又是兩三聲怒吼，三賊相繼倒地，同時兩大一小三條人影已相繼由洞外飛縱進來。

原來萬山獨敵空手的一賊，情急勢猛，上來雖頗得勢，並未將人斃傷。文燕敵那持刀的一個更非對手，連發幾枝葵花針均被打落，心正發慌，又有一賊縱起，一聲呼喝，對面二賊便各往旁縱避，立有兩蓬銀光分頭打來。

萬山夫妻瞥見敵人暗器上下飛舞而來，知道厲害，方覺不妙，心念才動，就這時機不容：一瞬之際，一股急風帶著兩團寒光圓如滿月飛將進來，剛一照面，還未看清，那兩蓬銀雨已被姜、萬二人的鎖心輪反擊回去，其勢更急。

後面跟著旺子，一手拿著三折鉤連槍，一手連發鋼丸，甚是勇猛。

萬山因見賊黨怒吼慘嗥，相繼倒地，忙喊：「師叔、旺弟且慢，還有好些話未問呢！」

三人也自停手。分別上前一看，因姜、萬二人知道那賊來歷，夫妻二人恰巧同時縱進洞內。迎頭瞥見所發暗器，認出此是最凶毒的月牙金錢刀，一發十五柄，旋轉飛舞而來，難於閃避，並有奇毒，中人必死，一時情急，不約而同搶到萬山夫婦前面，用如意鎖心輪網中撈魚，用力一揮，無意之中各奔一面，變成一正一反。

全洞地方又只三四丈方圓，沒有內裡山腹高大，救人心切，用力太猛，那兩套三十柄毒藥金錢刀全被打飛，滿洞激射。動手三賊驟出意外，沒想到敵人兵器這等厲害，相繼打中見血，內中兩賊並還深嵌入骨，當時身死。另一賊也被打中面門，傷雖不重，卻連中了三刀，當然也是無救。

最妙是那大怪尤衝自知罪惡深重，敵人決不放手，有意要他好看，動手時先給他吃了許多苦頭，戲侮個夠，綁時又將軟筋捏斷，四肢不能用力，便是放開也逃不脫，無如天性兇險，還想陰謀害人。躺在地上正想主意，見五賊先後暴起，正在幸災樂禍，最好由五賊合力把萬山夫婦殺死，敵人跟蹤趕到，再將這五個同黨除去，免得丟他一人受敵人宰割，還要把方才對敵害人現眼之事當笑話去向江湖上人傳說，送了性命再落罵名。

旁觀者清：剛看出來那是和沈鴻夫婦一起的積年深仇，命中剋星，暗中叫苦。心念才動，接連兩柄月牙毒刀已相繼激射過來，一中左眼，一中腦門，只慘嗥得半聲便自死去。等到萬山夫婦提醒一看，五賊已各屍橫就地，皆斷了氣息。

一問前情，才知三人走後，萬山夫婦拿了許多食用之物剛往玉泉崖走來，中途遇見一位異人。先並不知他是棘門三俠中的癩和尚，總算這兩夫婦常受老漢指教，眼皮較雜，見那人雖然貌不驚人，生得那麼矮胖，赤腳草鞋，下面露出半條泥腿，頭戴一頂斗笠，看去像個外路來的農人，身上所穿卻是一件寬袍大袖、形似僧衣的葛衫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，已與常人不同。最妙是他那斗笠又大又寬、內裡還藏有插鞘，與天水那伙刀客所戴一樣，並還是個特號的，比尋常的大得多。

他人生得矮短，一顆圓頭差一點遮去半截，只露眼睛在外，大小還不相稱，這樣累贅的東西頂在頭上，走到空處自還無妨，遇到草木較多，或是密林之中，到處都是阻礙。原是近新刀客出外背在身後、隱藏兵刃暗器之物，真下大雨也不去管它。遇時業已天晴，對方彷彿娃兒脾氣，不知用什方法，也未見他動手，這頂斗笠竟和轉風車一般，在他頭上滴溜溜亂轉，永沒見停。

初發現時，萬山夫婦剛抄小路無水之處翻將過來，先還當是一個頑童，不曾理會，相隔較遠，對方也似不曾看見二人。彼此途向相同，二人跟了一路，王妻剛說他頭上斗笠轉得又勻又快，手卻始終未動，實在奇怪。萬山也看出他身法步法與眾不同，正要趕上，矮胖子回頭望見二人追來，停步相待。

剛一見面，便取笑說了許多瘋話。萬山夫婦雖看出他是異人，因未聽鐵笛子和姜、萬二人說過，分不出是敵是友，不敢冒失，並還存有戒心。對方好似嫌他二人不說真話，始而一路譏嘲。萬山沒有計較，只裝不知，總算二人小心謹慎，任他取笑，沒有回答，心自不免懷疑。

後剛聽出所說的話含有深意，矮胖子忽然一怒而去。二人才知道自己眼拙，上來沒有認出他的來歷，以致失之交臂，忙即高呼，請其留步，一面在後追趕，一時疏忽，見他年紀至多三十來歲，雖是怪相，人並不老，又是那麼滑稽神態，毫不莊重，上來只喊他「朋友」、「尊兄」，不知是位老前輩，對方均未回答。追了一陣沒有追上，卻將應走的路避開。

後見對方穿入樹林之中，相隔老是兩三丈，也不理人，自知追趕不上，二人又挑著一副擔，頗有分量，心想，少時還要趕回家去取物，那地方雖離玉泉崖不遠，到底要多耽擱，同時發現對方戴著那大斗笠穿行密林之中，本應到處都是阻礙，他卻若無其事，眼看前面樹枝快要撞上，不知怎的竟會穿過，身法那麼靈巧，頭都未抬，竟會連樹葉也未碰到一片。

這才想起近來人才太少，後起人物像這樣高的本領還是初次見到，不由醒悟了幾分。方想改口，矮胖子忽然回頭笑罵道：「玉泉崖有人在等你們，還不快挨打去，只管追我作什？」

說罷腳便加快，只見前面斗笠影子在樹林深處接連閃了幾閃，人便失蹤，林中光景比外面昏暗，追趕不上，二人只得罷了。

剛想起所說可疑，探頭一看，才知道這片樹林就在玉泉崖的側面，出林越過一片淺坡便到崖下，看似追了好些冤枉路，算起來反而抄近，還未遇什水泥阻隔，彷彿有心引來此地。萬山原知敵我雙方業已約定日期，重陽節前不致這等無恥尋來作對，畢竟這類兇人惡賊素無信義，自家本領又差，不得不加小心。

好在相隔不遠，正打算把擔放下，先往崖石下裝著採藥人往尋藥草，查看明白有人便不過去。本意所遇異人雖是那等說法，他父子全家與這幾起賊黨均無仇怨，與鐵大爺交厚外人並不知道，裝束打扮又與採樵的人一般無二，就是撞上，至多受點閒氣，被他盤問幾句了事，估計不會有什大害，只恐賊黨不講理。

見他二人挑著許多東西，生疑盤問，欺人太甚，乃妻年輕性剛，一個忍耐不住便吃眼前虧。最重要是這崖後石洞恐被看破，期前來此擾鬧，有萬、姜二人在內也還不怕，可慮是諸位師長他去之時，他和旺子在洞中練功，被仇敵尋到既極危險，這些食用之物也必難於保全，為此想看清無人再搬進去，別的並未想到。

二人拿著採藥的東西剛往外走，便聽林外人語喧嘩，探頭一看，來人竟有一二十個之多，非但其勢洶洶，無一善良，口氣更是可惡，並有住居玉泉崖河之言。因未聽出所居是上洞還是下洞，正想抽身回家送信，不料賊黨耳目甚靈，已被發現：知道一逃反使生疑，索性裝不知道，拿了藥筐藥鋤故意說笑往玉泉崖那面走過，為想就勢窺探來賊動靜，明明可以縱過，還在泥窪當中涉水過去。

賊黨先因他夫妻裝得像，神態又極從容，業已滅了疑心。萬山更裝本地土人，發現大雨之後來這許多生客，心中奇怪，向內一老賊詢問來意，雙方問答居然投機。賊黨見他夫妻本地土人，又常來此採藥，談起鐵笛子居然知道，萬山更故意表示無知，說得此老神出鬼沒，手下的人甚多，加上好些不三不四的話，對方不信並與爭論，說是有人見過。

本來可以無事，也是玉妻在旁聽群賊說話無理，忍不住說了兩句話，一時疏忽，竟被聽出破綻，內中一賊忽然變臉，朝二人威嚇喝問。二人看出對方人多，無一弱者，前遇異人又有挨打的話，情知厲害，不敢硬來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想裝糊塗到底。

那賊正是兩怪中的大怪鴛鴦鑽天鷄子尤衝，青海大盜兩馬一虎三蜈蚣也在旁邊發威，要將他夫婦綁起。二人也自情急，想要拼命，一面還在勉強忍耐。忽聽哈哈一笑，面前人影一晃，方才所遇異人矮胖子當著許多人的眼睛不知怎會突然出現，由一株小樹

旁邊，隨同那頂斗笠滴溜溜一轉，便到了群賊叢中。

笑聲才住，開口便罵：「狗強盜，死不要臉，你有本領只管去尋你說的那幾個對頭，欺侮他兩個假老實有什麼用處！人家無非見你人多勢盛，自認晦氣，當是真怕你們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叭、叭、叭接連三四響，尤冲和大兇惡狗星張洪泰，還有青海三蜈蚣中的火蜈蚣沙三爺和三個為首惡賊，每人先挨了一個大嘴巴，內中惡狗星張洪泰打得最重，那好功夫的人竟吃不住，被這一掌把牙齒打碎了兩三個，連顴骨都幾被打碎，痛得哇呀呀怪叫。

來人本領之高實在驚人，那麼多的惡賊，他只孤身一人應敵，連萬山夫妻都不叫動，一個人舞動那兩隻大袖子，穿花蝴蝶也似在人叢中縱橫飛舞，繞身而轉，頭上還戴著那大斗笠，一二十個惡賊圍攻一人，竟會撈他不住，」連衣服也未沾上一點，可是動手的賊沒一個不是吃了大虧。

最妙是邊打邊說，頭上斗笠始終滴溜溜轉個不停，人本矮胖，從未見他縱躍一次，一言一動無不滑稽可笑到了極點。萬山夫妻二人黨著不應旁觀，兩次想要動手，均被喝罵止住，並向群賊笑罵，真有本事將他打倒，再尋別人晦氣，才算好漢等語。群賊本就恨極了他，再吃一激，便全向他一人圍攻。

始而雙方都是空手，眼看七手八腳將他圍住，下的都是死手，他又從未縱跳，情勢危急，不知怎的滴溜溜一轉，敵人便自打空，妙在人越多越糟，常時被他乘機用那巧妙手法以敵制敵，群賊打入不成，反誤傷了自己人。

明明相差只有分毫，竟會錯過，吃他稍微一閃便自避開，到了賊黨身後，上來他也不曾用什重手，除開頭幾個嘴巴打得又爽又脆而外，以後他是輕描淡寫專開玩笑，不是朝人屁股上抓上一把，便朝腰間捅上一下，鬧得被打的人又痛又癢，啼笑皆非，空自怒髮如狂，切齒暴跳，罵不絕口，終是無可如何。

有兩個脾氣暴的咒罵太凶，被他在腰脅間各抓了一把，不知抓中什麼穴道，竟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避向一旁，蹲在地上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這一場架打得真叫又熱鬧又好看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喊的喊，罵的罵，亂成一片，從來無人見過，可笑到了極點。後來還是為首諸賊見不是路，人多反而吃虧，也真恨毒，又知敵人厲害，竟不怕丟人，那多的人群毆一個不算，還將兵刃取出，改由四五個賊黨上前動手，一面將王氏夫妻看住，想用車輪戰法將敵人累死。

內有兩賊並將暗器取出，連放冷箭。

矮胖子笑罵：「狗賊無恥，休看你們人多，刀槍齊上，車輪戰法，還要暗放冷箭，我的法寶如其取出，嚇也把你嚇死。我還有兩個朋友未回，想等他一會，樂得拿你們開開心，多混點時候，並叫那小玩意見識見識。你們怎不知趣，這些破銅爛鐵傷不了，這件新衣服卻是好友所送，蒙他老婆親手代制，你們如敢勾破一洞休想活命。不是怕把你們嚇跑，無法開心，我那法寶早就取出來了。為防你們看破，特意將它藏好，你們偏逼我取出，那是何苦來呢？」

邊罵邊打，這群賊黨只三凶兩怪中的黑心狼魏野豬在張家作客未來，餘均在場，先吃了點虧，看出厲害，推說敵人扎手，由他四人和青海兩馬最後收功，在旁觀看風色，卻用巧語激使別的同黨輪流上前拼鬥，內中兩個乖巧的忽然醒悟，恰巧受了點傷，立時乘機抽身，縱出圈外。

群賊一面添人合攻，因見萬山夫妻在旁忍不住好笑，身旁暗藏的兵刃暗器也自取出，氣極遷怒，尤、張二賊竟暗命同黨冷不防衝上前來，想將二人打倒，稍遮羞臉。萬山夫妻正看得熱鬧頭上，微一疏忽，幾乎吃了大虧。

矮胖子見狀大怒，方罵：「狗賊，死不要臉，要我取出法寶那也容易！」邊罵，剛把身子一閃，繞向敵人身後，就勢將那件短葛衫脫下，由身後拿出一把形如破芭蕉葉的鐵扇子，還未舞動，忽由玉泉崖頂凌空飛落下一個瘦小枯乾的異人。

萬山原聽鐵笛子說過，一見那柄扇子恍然大悟，知道此是棘門三俠中的鐵蕉僧癩和尚，後來這位生得那麼瘦小，那大年紀還像是個幼童，由那麼高的崖頂飛身直下，一縱就是好幾丈高遠，人還不曾落地，只憑一雙空手便將對面那賊抓住，甩出老遠，始終一言不發，分明是他三師弟小啞巴無疑，不禁大喜。

和他夫婦動手的三賊一照面已打傷了兩個，還有一個已早見機，和那用往對坡的兩賊一同逃走。和癩和尚動手的一群也看出敵人來歷，當時一陣大亂，先又吃過苦頭，知道棘門三俠向例同在一起，專管人間不平之事，佟二俠是個白衣少年，更精劍術，三俠來了兩位，另一位也必隱在一旁，還未現身，全都膽寒，一聲呼哨，為首諸賊當先逃走。

癩和尚知道啞師弟手狠心慈，不是眼見群賊為惡，向不輕易殺人，練就神力和絕頂輕功，表面上比他還要厲害，縱身上前，抓起就用，實則知他疾惡太甚，不願全殺，特意甩出老遠，東一個西一個，好使乘機逃走。

這些賊黨武功又好，除非深知他的惡跡，有意要他性命，甩得越高越遠越可無事，凌空打挺，一個轉側便落在地上，乘機逃去。恐幾個為首凶賊均被逃光，他又只得一人，一面招呼，連打手勢，一面連用擒拿手打死了三賊，又擒到了六賊，便那逃走的十多個也有一多半受傷，內有兩個膿包並還哭喊求饒才被放走。

後將所擒六賊用賊黨身邊套索加上山藤一同綁起，交與萬山夫妻看守，放在洞內。說已有人往喊姜、萬、旺子三人，不久就會尋來。等人到後，拷問明白，再行發落。自己尚有要緊約會，必須前往，說完便走。

二人知道六賊個個厲害，並且三凶兩怪占了三個，雖有二賊重傷，到底可慮；無奈留他不住，只得回轉。

等了一會，看出六賊多想蠢動，心正愁急，想殺傷個最凶的，又恐異人見怪，正在為難，癩和尚忽在上面發話，說：「你姜、萬二位師叔和旺子馬上就到。」

恐其誤會賊黨未來，趕往山口探詢，空走一趟，分出一人去往隔崖迎接。

萬山知這二位老俠如不離開，六賊決不敢逃，想請稍等等時，偏是不肯，並說：「重陽會前不想與姜、萬二人相見。」

也不說出是什原故，說完人便走去。下面六賊聽出強敵已走，越發猖狂，萬山進退兩難，說了幾句詐語，想要恐嚇一時，忽聽隔崖有人言動，出聲一喊，果是姜、萬等三人趕到，心方驚喜。六賊業已暴動，無意之中全被自家暗器反擊打死。長幼五人互談經過，見此形勢業已無法，只好和方才那幾個死賊一樣，拋入壑底了事。